

## 项目结题验收单

专家验收表（主持人所在单位组织 3-5 名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自评。）

项目名称	大数据时代基于学科想象力的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			
主持人	孙宁宁	吉林农业大学	职务/职称	馆员
所在单位	(加盖单位公章) 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			
专 家 意 见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孙宁宁同志主持的课题“大数据时代基于学科想象力的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2022 年经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审核并批准立项，该课题经过一年研究，现申请结题。专家组成员对该课题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形成了如下验收意见：</p> <p>1、课题组成员工作扎实，研究目标清晰，研究方法选用适当，内容翔实，完成了预期研究任务，同意结题。</p> <p>2、课题研究过程中注意搜集、整理各种资料，有利于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提升，并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做法和经验。</p> <p>3、本课题针对大数据时代，通过对情报工作的时空重组和对情报工作哲学的重新定义，为情报工作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时代蓝图。大数据的时代特征、情报学的涉世危机及反身诉求呼唤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基于大数据时代情报学面临的现实生存危机与内生发展诉求，从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学科理论重构的角度，揭示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模式，重构了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的新样态。</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如需要可增加页数)</p>			
专家签字	刘松	瑞梅	孙	李
职务/职称	研究员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副研究员




项目编号：2022027

##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项目 结题报告

项目名称：大数据时代基于学科想象力的情报学学科  
知识生产

项目关键词：学科想象力；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

项目单位（盖章）： 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

通信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 2888 号  
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 邮编 130118

项目主持人：孙宁宁

联系电话：13756181923

电子邮件：Sunning811020@qq.com

提交日期：2023.05.19

题目：大数据时代基于学科想象力的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

关键词：学科想象力；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

##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959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该书中他用“批判”和“构建”两种相反的视角，来启迪研究者怎样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自“社会学想象力”概念提出以来，有关“社会学想象力”的学科方法论与理论反思议题已经成为各个学科学者讨论的焦点。借鉴这样一种学科想象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开始研究本学科的想象力问题，以其作为检视和破解学科在知识结构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存在的障碍，推动学科知识的创新，加速学科知识图景的系统化，使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综合借鉴各个学科有关学科想象力的内涵与解释，我们认为，情报学想象力是一种能够有效发现隐藏在理性危机下的情报现象或情报活动不和谐因素的必备品质，它是对已有的整个情报学知识共同体的反思与批判，是超越情报实践或认知活动的思维活动和创新能力。作为学科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种心智品质，情报学想象力具有以下内涵：（1）它是情报学研究者的一种专注力，它对那些影响社会情报现象或情报活动的重大问题拥有着高敏感性，同时，不被抽象的情报学概念所束缚，可以保持持久、热情、自由地对微观情报工作经验和宏观情报现象进行观测并体验；（2）它是一种情报学研究视角转换的能力，可以将自身研究视角自有切换到他人的研究视角，将研究对象进行转换，这种转换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结构性的；（3）它是情报学发展的能力，它是情报学独特的“学科之眼”，能够利用学科内外的一切资源，既能省察学科自身，又能关照学科外纷繁万象，突破各种封锁与限制，跨越时空使情报学知识不断、拓展、进化、更新和增值，进而推进情报学学科前沿。因此，情报学想象力是一种学科品性和理论品格，它有助于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场域中的研究者建构新知识。在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的想象力是对学科自身所处现实境遇的理性批判能力，它为探索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观察情报实践的新视角。

学科想象力是驱动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尽管基于方法论的经验研究对情报学想象力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与束缚，但其自身的衍化总是不断回应时代的诉求而不断更新，这是情报学自身内涵与理论反思所呈现的学科认知活力。正因如此，情报学想象力才能在时代的更替中获得新生，在研究者与知识的互构下将情报学想象力传承延绵。大数据时代改变了科学的研究范式，科学发展步入“数据驱动型科学发现

范式”——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大数据借助相关技术不仅为万事万物创造了可量化维度，也使社会现象的整个坐标系开启了时代转型，同时大数据所表现出的“万物皆数字化特征与量化互联思维、数据价值化特征与价值思维、智能化特征与智慧思维这三大时代特征与价值思维”定会消解传统情报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重构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为情报学赢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同提供“智力”，进而完成情报学知识生产的时代超越。这种超越提升了情报学知识生产的质量，这应当成为情报学发展的核心议题。

我们依据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面临的生存危机与内生发展诉求，从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理论重构的角度，把情报学学科想象力看作开启情报学有限性与封闭性之门，破解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时代问题，重组情报学理论的理想王国，以此作为大数据时代对情报学理论发展可能空间的一种尝试。

##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 2.1 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课题从情报工作哲学定义切入，采用文献调研方法，依据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面临的生存危机与内生发展诉求，从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理论重构的角度，把情报学学科想象力看作开启情报学有限性与封闭性之门，破解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时代问题，重组情报学理论的理想王国，以此作为大数据时代对情报学理论发展可能空间的一种尝试。最终形成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模式。

### 2.2 研究具体内容：

#### 一、大数据时代召唤情报学的想象力

##### （1）大数据的时代特征召唤情报学学科想象力

大数据时代对情报工作的时空重组、对情报工作哲学的重新定义为情报学学科的发展，既提供了契机，也提供了挑战。如果说信息文明使“从一种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托勒密’信息宇宙转变为一种动态的以信息为中心的‘哥白尼’信息宇宙”，信息环境变化主要是由技术驱动因素所引起的，使得人们对情报工作“神秘性”认知处于一种消解状态。而大数据时代则使人们可在任何时间地点从事情报工作，且其产品可在瞬间完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提升了人们对情报工作“神秘性”的认知。大数据通过相关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维度，社会现象的整个坐标系将开启以大数据为特征的时代转型，所以大数据作为一条解蔽的时代路径，为情报工

作的本质指点道路。

情报学学科想象力是学科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构建学科新形象的能力，它为情报工作者在情报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认知向思维认知的转化提供了动力，目的在于为情报学理论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一种问题意识，以情报学问题为导向，用战略性的视角审视情报学发展的大势和全局，认清情报学理论的机遇和挑战，系统谋划情报学理论发展的未来。情报学学科想象力是在学科现实基础上对学科未来的一种虚构或构想，是对本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它是情报学学科创新能力构成的基本要素，而创新能力由创新和能力共同构成。大数据所表现出的万物皆数字化特征与量化互联思维、数据价值化特征与价值思维、智能化特征与智慧思维这三大时代特征与价值思维，为情报学学科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开放性。大数据正在以新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大数据不再是一个流行词，它对现有的数据分析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如何借此对情报工作、情报服务模式进行更新，超越已有情报学认识论的话语体系，构建情报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时代机遇。

## （2）情报学理论的涉世危机召唤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

大数据时代是全体性的凸现、相关性的显露、混杂性的兼容和因果性的消隐的时代，复杂性取代了公式化的简单性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鲜明特征，是对世界的深层遮蔽抑或全面解蔽。大数据时代，借助数据思维模式及相关的技术对人类情报活动或情报工作模式提出了挑战，为如何开展情报工作、怎样解蔽情报现象、构建新的情报工作模式、怎样满足个性化知识化情报需求提供了数据思维视角，充盈着对复杂情报现象的解蔽域。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是对情报工作的“绑架”，造成了情报学理论的“技术中心论”或“技术至上”的倾向。“数字化”“数据化”“远程在场”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基本特性，迫使情报学回应时代挑战，进而释放学科的想象力。

情报学与大数据时代对话，不仅仅因为“数据本身具有情报活动所必备的描述功能和预测功能。”也是因为情报学涉世危机和缺失学科想象力，导致大数据融入情报工作没有得到情报学知识体系的支撑。现有的关于情报学与大数据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将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方法与技术融入情报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即认为“大数据技术能够为情报学学科提供更加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及更加丰富的情报源。”“数据的情报价值”“拓展了情报学的问题域”，而缺乏对情报学学科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审视反思与理性批判。

大数据时代通过对情报活动或情报现象的数据挖掘、情报服务的知识计算引擎、情报用户行为的建模等手段，实现了从情报活动或情报现象的数据层，到对这些数据的内在规律的解释与表示层，再到对情报活动或情报现象数据内在规律的应用层的不断升级，提高了情报工作的效率，实现了从情报服务到知识服务的升级换

代。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数据时代以往情报学的目标（解决人类的知识获取和利用困境）在情报实践中遇到了挑战，需要对情报学目标进行时代重塑，然而情报学并没有针对其所存在的这一现实问题给予应然的回应，也无法满足学界对本学科的期望，即引导与解决在大数据时代解决人类的知识获取和利用所遭遇的困境。另外，情报学对信息时代的信息技术问题的规避或无力回答，使情报学陷入“定位危机”，情报学学科内忧外患的处境，不断地召唤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大数据时代的理论和技术同情报学怎样进行融合、融合的路径、融合的方式方法，还没有植根于情报学的问题域进行深度思考，“情报学之思”被“技术学之思”所取代。在大数据时代，情报活动模式、情报服务方法、情报工作目标与理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释放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为探索“情报工作与信息技术”“情报学理论与信息技术”“情报学学科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时代视角，更是为理解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的危机召唤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提供了理解力。

### （3）报学理论的反身诉求呼唤学科想象力

情报学学科要面对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主动介入到大数据现象之中，坚守本学科的立场与理论品性，释放学科想象力，展示情报学学科的理论品格与思维方式，为建构情报学学科提供可能的路径，在时代展望中开启情报学的创新力。

经过大数据时代特征浸润与改造的情报学，其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问题域，即：①在情报学学科的视域下，大数据的本质是什么？它和现象学、现象社会学等学科阐释的本质存在什么样的差异？②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理论的话语表达、理论品格、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理论重建的样态存在何种区别？③大数据时代如何召唤情报学理论面对情报实践？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的生存危机不断启迪情报学学科的自我检视：一方面，时代特征倒逼情报学坚守自身的学科立场，以获得情报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具有促进情报学学科场域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不断强化情报学理论的自主性。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借助大数据思维所形成的抽象概念主要是“利用情报实践法则”，而借助学科想象力所产生的情报学理论则是“创造情报实践法则”。所以，情报学学科的想象力其本质是一种情报学学科形象思维能力，它具有形象化的构想、组合的力量、理想实验三个作用。因此，它为情报学提供了一种转换视角的能力、学科互涉的能力。

## 二、时代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模式

### （1）情报学学科边界的外扩与学科互涉

在大数据时代，情报学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必须对其理论术语、话语表述方式、本体承诺、发展动力等进行时代性的反思、批判与重构，不断拓展研究对象的范围，对研究的“问题域”提供新的视角、立场和思维方式。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情报

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既要不断地探索、揭示与呈现情报现象或情报活动的规律，对情报活动规律进行实证性研究，更要通过对情报现象或情报活动的反思与批判，拓展情报学学科边界。大数据时代，传统情报学学科边界已不能适应学科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能有效解决情报实践所暴露出的问题。因为传统的情报学理论，一直联结着“情报工作”与“解决人类的知识获取和利用困境”的实践问题，这就造成了情报学理论既要面对现实情报工作境况的规定限制和社会情报活动结构的限制与约束，又要超越复杂情报现象或情报活动的问题情境，来关注情报学问题域，为解决人类的知识获取和利用困境敞开广阔的空间。因此，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既要持久地保持学科的向心力，又要不断地增加学科的扩张力，进而为情报学建构一种开放、平等的理论体系。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是在学科知识生产中形成的有关情报现象与情报活动、情报需求与情报利用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范式体系。这种范式体系既包含情报学研究者的认知、思维和研究活动，也包括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系统中承担生产、传播知识的个人或组织（如大学、学会、出版社、政府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吉本斯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 1”是“在单一学科的认识语境中展开，学术兴趣是主导，同质性、等级制是其组织的主要特征”[10]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 2”是“跨学科性、应用背景、知识生产参与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知识生产组织形式的敏捷性和灵活性为特征”[11]；那么卡拉雅尼斯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 3”则“是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从三种知识生产模式中可以发现，“知识生产模式 3”更加符合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对学科边界外扩的需求，它是一种“以知识集群、创新网络、分形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组织形式”，它为突破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 1 和模式 2 的限制提供了张力，从而为情报学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即大数据范式。

大数据时代不仅具有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所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与高度复杂性的特征，还具有自身的获得洞察力和价值的时代特征。“情报学的复数特质就已经决定了情报学研究者必须开拓理论研究的视野”。因此，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必须坚持开放性、多学科性以及统一性基础上，通过知识杂交和差异化整合的学科互涉，在多元学科知识的融合处、不同学科的边缘处，激活并释放情报学学科想象力，进而为理解和阐释情报学的涉世危机提供视角，并为化解这种危机提供方法论指导。情报学学科边界外扩后，其知识的生产模式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激励而不断激活和释放情报学发展的行动力与想象力，它对隐藏于现存情报学问题和解决人类的知识获取和利用困境中的人的期望以及人的情报活动价值进行时代性的反思；其二，来自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学科互涉”诉求，有关情报学问题的交流和思想碰撞将不断发生在已有情报学学科组织体制的边

界，对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认知也不局限于传统情报学的学科标准，借助于多元学科、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所开展的学科互涉，情报学将形成一种新的学科间的交流模式与共振强度，来打破传统情报学封闭的学科知识生产的独占，从而在大数据时代所构建的学科新结构图景中，重新审视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未来形态。

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视角下情报学学科想象力呈现的是一种问题的普遍联系性与转换研究视角的能力。学科互涉模式下情报学所生产的知识可能会面临在既有情报学知识体系中暂时无法“安置”的窘境，但也必须坚持这种知识生产模式，进而形成情报学自身独特的知识面貌、多元的知识范式与新型的知识表征，逐步将对情报现象或情报活动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提升至规律性认知，辨识情报学在特定时代表象下的内涵，形成极具张力的情报学方法论或情报学理论品质。

## (2) 情报学知识秩序的重建与创生

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学科边界外扩与重建知识秩序，将促使情报学形成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即：“立法—跨界—创新—融合”的机制。这种新机制的建立将会促使情报学共同体组织建立跨界的、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形成多方互动协调的情报学学科知识生产的动态网络。这个动态网络中的不同研究者开展知识与思维方式的交流，不仅增加了情报学学科的知识产量，也会为情报学生产出多样化的知识类型。大数据时代不仅引发了知识资源的共享，还会重新配置这些知识资源。通过对知识资源的共享与重新配置，将会形成与情报学知识谱系密切相关，蕴含和集聚其他学科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理论品格以及方法的多元知识体系。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拓展情报学学科的张力、实践力、解释力与想象力，要以系统观作为出发点，通过学科互涉，吸收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学科立场与视角，对情报活动或情报现象展开全景分析，梳理情报学学科知识结构存在的障碍与束缚，推动情报学学科的知识创新和系统化。

## 3 结论与建议

情报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分析情报问题的方式，是一种转换情报学研究视角的能力。大数据时代为情报工作描绘出了一幅全新的时代图景，它对情报工作的时空进行了重组，重构了情报工作的社会时空、信息时空、物理时空的新格局，勾勒出情报工作数字化、虚拟化的新样态。大数据时代也对情报工作哲学、情报工作的目标进行重新定义，对情报工作的形态进行了重新塑造，进而重新构建情报学人才教育与培养的评价体系。大数据的时代特性、情报学的涉世危机以及情报学学科的反身诉求召唤学科想象力。从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理论重建的视角来看，大数据时



代情报学知识生产通过：（1）知识生产“专利权”部分转让给大数据；（2）学科边界的外扩与学科互涉；（3）知识秩序的重建与创生，形成了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模式。

####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完成论文《大数据时代基于学科想象力的情报学理论的重建》，已收到《图书情报导刊》杂志录用通知（编号：230165），拟于2023年3月或4月刊登。

#### 《图书情报导刊》录用通知

尊敬的作者：孙宁宁，赵艳丽，张英

您的论文《大数据时代基于学科想象力的情报学理论的重建》，编号：230165，已通过检索查重和专家审稿，拟于2023年3期或4期刊发。

本刊已全文收录于CNKI、万方、维普、NSSD等四大数据库。

论文发表费用与作者稿酬（包括数据库商著作权使用费）相抵，本刊不再向作者支付稿酬。

如果同意以上内容，请在下面表格中填写“同意”并签名！

意见	全部作者签名及日期
同意	孙宁宁 2023. 3. 30
同意	赵艳丽 2023. 3. 30
同意	张英 2023. 3. 30

备注：请将本页内容打印后填写意见并签名，上传至《图书情报导刊》投稿邮箱，编辑部收到反馈邮件后，安排稿件进行编辑。

感谢您对本刊的支持！

祝：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图书情报导刊》编辑部

咨询电话：0351-2029118

投稿邮箱：tsqbdk@163.com

## 5 参考文献

- [1] 田克勤. 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几个问题[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2017 (02): 93-106
- [2] 宋冰冰; 范美玲; 马玉娟. 如何打造出色的孩子[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
- [3] 刘丽娜. 浅议大数据的伦理规则体系构建[J]. 科教导刊, 2017 (04): 19-20
- [4]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27-67.
- [5] 陈艳, 李君亮. 大数据技术: 从数的解蔽到数据的遮蔽之现象学考察[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2): 32-37.
- [6] 柴乐干. “广告学”的想象力[J].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19, (9): 70, 73.
- [7] 汤黎华. 档案学的想象力——评特里·库克的后保管模式[J].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11, (1): 20-22.
- [8] 胡大平. 地理学想象力和空间生产的知识——空间转向之理论和政治意味[J]. 天津社会科学, 2014, (4): 4-12, 61.
- [9] 李海龙. 高等教育学的想象力[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1): 51-57.
- [10] 张晓阳. 想象教育论——想象教育的理论与策略体系构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11] 曾建勋, 魏来. 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变革[J]. 情报学报, 2015, 34(1): 37-44.
- [12] 贺德方. 情报工程学的探索与践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2
- [13] 席艳. 网络信息时代基层科技情报工作探究[J]. 江苏科技信息, 2019, 36(3), 13-15
- [14] 谢希德. 直面大数据 迎接新挑战[N]. 上海大学学报, 2017.
- [15] 陈文勇. 情报学性: 情报学之理论基础[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52(5): 51-53, 102.
- [16] 王知津, 韩正彪, 周鹏. 多视角下的当代情报学哲学理论观点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22): 49-59.
- [17] 马晓悦; 薛鹏珍. 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时空分析与应用研究评述[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 [18] 叶鹰, 马费成. 数据科学兴起及其与信息科学的关联[J]. 情报学报, 2015, 34(6): 575-580.

- [19] 周晓英,刘莎,冯向梅.大数据的影响与情报学的应对策略——从 BD2K 项目分析情报学的大数据应对策略[J].图书与情报,2017,(2):55-62.
- [20] 李品,杨建林.基于大数据思维的情报学科发展道路探究[J].情报学报,2019,38(3):239-248.
- [21] 彭知辉.论公安情报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融合[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10):36-40,73.
- [22] 杨建林.大数据浪潮下情报学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守正[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4):1-9.
- [23] 安涛,韩雪婧,周进.知识生产模式视野下的教育技术学发展路径[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1):39-44.
- [24] 王盈.大数据时代对情报学发展的思考[J].黑龙江档案,2022(02):319-321.
- [25] 杨建林.大数据浪潮下情报学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守正[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4):1-9.